学海 百六十三之四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〇六 號
八〇 冊
一五三 函
八 架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〇〇六 號
八〇 冊
三六七 函
一八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55)
函號	367	85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六十一

創業類三十八

閏位偏霸十八

北朝篇一

契丹與遼章

太祖皇帝名阿保機契丹耶律彌里人

陳氏經續編曰阿保機撒刺的長子也以前事詳世系小字啜里只生而英異初爲撻馬狘沙里猶中國扈從官也數立功國人服之號爲阿主沙里唐昭宗天復辛酉歲契丹痕德堇可汗授阿保機爲大迭烈府夷離堇得專用兵遂大破室韋于厥及奚諸國夷离堇學部族軍民之政猶中國丞相也壬戌秋阿保機率衆四十萬寇河

淺草文庫

東代北陷九郡虜生口九萬五千九月城其始祖奇首故地漢河之南古漢安平縣爲龍化州以處所俘中國之民始建開教寺契丹之先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阿保機始於遼右八部世沒里之地建西樓以爲遊獵之所癸亥阿保機攻女眞降之獲其戶三百九月寇河東陷懷遠軍十月東掠薊北而去先是撒次的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至是創爲奚迭刺部分十三縣痕德菫可汗以阿保機爲于越總知國事于越契丹至貴之職非有大功德者不授阿保機乃廣龍化州之東城建東樓以紀功昭宣帝天祐甲子九月阿保機攻黒車子室韋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使養子趙霸救之遇於武州霸兵大敗被執阿保機乘勝大破室韋乙丑八月晉王李克用遣康令德通好于阿保機九月阿保機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中約爲兄弟宴甚懽克用因匃會師進擊劉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復期共擊朱全忠阿保機許之已而或勸克用乘間拘阿保機于會克用不許曰讐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既去聞之乃背盟更降於全忠克用由是怨之丙寅二月朱全忠遣使如契丹十一月阿保機侵奚霫女眞諸部降之十二月契丹痕德菫可汗欽德死

丁卯（唐天祐四梁太祖朱晃開平元）春正月契丹耶律阿保機立（增）

陳氏續編痕德菫可汗既死其衆請阿保機爲可汗阿保機不從耶律曷魯曰機不可失也阿保機乃命設壇於如迂王集會堝熗柴告天即皇帝位北宰相蕭轄刺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其下上尊號曰天皇帝后述律氏曰地皇后阿保機更名曰億以曷魯總

軍國事二月侵黑車子室韋降之四月梁王朱全忠稱皇帝廢唐
帝爲濟陰王

歐通鑑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菑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唐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侵邊其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

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受代及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又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考異曰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分八族一曰利皆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實活邸四曰納尾邸五曰頻沒邸六曰內會雞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縣四十一縣有令八族之長皆號大人稱刺史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莊宗列傳曰咸通末其王曰習爾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主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吞食諸部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曰僖昭之際其王邪律阿保機怙强恃勇距諸侯不受代自號天皇王後諸族邀之請用舊制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長九年所得漢人頗衆欲以古漢城領本族率漢人守之自爲一部諸部諾之俄設策復併諸族僭稱皇帝土地日廣大順中後唐武皇遣使與之連和大會於雲州東城延之帳中約爲昆弟謂曰唐室爲賊臣所簒吾以今冬大舉弟助我精騎二萬同收汴洛保機許諾保機既還欽德以國事傳之賈緯備史云武皇會機故雲州城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馬上持杯往來以展酬酢之禮保機喜謂武皇曰我蕃中酋長舊法三年則罷若它日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鎮太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代則可何憂罷乎保機由此受其教不受諸族之代趙志忠虜庭雜記云太祖諱億番名阿保謹父諱幹里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輦氏歸本部立太祖爲王又云凡立王則衆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羣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

不然其諸酋會衆部別選一名爲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爲衆所害又曰有韓知古韓頴康枚王奏事王郁皆中國人共勸太祖不受代新唐書載契丹八部名與漢高祖實録所載八部多不同蓋年祀相遠虜語不常耳其實一也阿保機云我爲長九年則其在國不受代久矣非因武皇之敎也今從漢高祖實録又唐餘録前云乾寧中劉仁恭鎮幽州保機入寇仁恭擒其妻兄述律阿缽由此十餘年不能犯塞下乃云大順中與武皇會於雲中按大順在乾寧前乾寧二年仁恭方爲幽州節度大順中未也又武皇謂曰唐室爲賊臣所簒吾以今冬大舉此非大順中事唐餘録誤也又編遺録開平二年五月契丹王阿保機及前國王欽德貢方物然則於時七部猶在也

又曰唐太祖紀年録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機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州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爲兄弟旬日而去留男骨都舍利首領沮稟梅爲質約冬初大舉渡河反正會昭宗遇盜而止歐史曰梁將簒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于雲州東城握手約爲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按雲州之會莊宗列傳薛史皆在天祐四年而紀年録獨在天祐二年又云約今年冬同收汴洛會昭宗遇盜而止如此則應在天祐元年昭宗崩已前不應在二年也且昭宗遇盜則尤宜興兵討之何故止也唐室爲賊臣所簒此乃四年語也其冬武皇寢疾蓋以此不果出兵耳今從之

戊辰梁開平二夏五月契丹遣使入貢于梁鑑

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二月梁主晃弑濟陰王五月巳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冊命梁主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

胡氏曰夷狄覘國勢而為去來彼以梁為彊則其背晉宜矣

續編戊辰十月契丹作明王樓樓在世没里與西樓相近巳巳三月梁使郎公遠如契丹三月幽州節度使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義昌節度使滄州劉守文守光兄也發兵討之互有勝負守文乞師於契丹契丹主使舍利素以兵會焉次于北淖口守光軍於橫海軍之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潰去因名北淖口為會盟之口

契丹以韓知古為左僕射以蕭敵魯為北府宰相續編

韓知古薊州玉田人有識量少為契丹所虜其子匡嗣以醫得侍幸於契丹主因間言之契丹主召與語賢其才命參謀信任日篤至是拜左僕射總知漢人司事兼主諸國禮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可行遂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紀契丹主之功德蕭敵魯契丹主后之弟也以為北府宰相自是后族世為此職

辛未梁乾化元春正月契丹侵奚霫盡取其地續編

契丹主攻西部所向輒克遂分兵攻東奚亦平之於是盡取奚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沙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秋八月契丹陷平州

八月甲子燕王劉守光稱帝改元是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壬申六月梁郢王友珪弑父晃而自立癸酉二月梁均王友貞討友

珪誅之自立於大梁更名瑱四月晉師逼幽州拔平營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王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殺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

癸酉冬十一月契丹初議朝政定禮儀續

乙亥梁貞明元冬十月吳越遣使如契丹高麗遣使如契丹

丙子梁末帝瑱貞明二契丹太祖阿保機神册元冬十二月契丹稱帝改元續編書太祖改元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爲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因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

東歸省母過眞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旣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曏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譖耳因以老母爲托且曰延徽在北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唐莊宗之世契丹圍周德威救張文禮曷嘗不深入爲寇哉晉之兵力方強能折其鋒耳豈延徽之力邪

考異曰紀年通譜云舊唐史不記保機建元事今契丹中有曆日通紀百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薊得其曆因閱年次以乙亥爲首次年始著神策之元其後復有天贊獲五代契丹傳自耶律德光乃謂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不然虜人恥保機無號追爲之耳保機虜中又號天皇王虜庭雜記太祖一舉併吞奚國仍立奚人依舊爲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滅渤海虜其王大諲譔立長子爲渤海東丹王號人皇王自號大皇王始立年號曰天贊國稱大遼於所居大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又曰何保基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姓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蕭氏王

族惟與后族同皆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與二部落通昏歐陽史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阿保機稱皇帝前史不見年月莊宗列傳契丹傳在莊宗卽帝位李存審守范陽後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云阿保機設策併諸族遂稱帝在乾寧中劉仁恭鎭幽州前薛史在莊宗天祐末按紀元通譜阿保機神策元年歲在丙子乃莊宗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似不在天祐末及莊宗卽位後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太祖賜阿保機記事猶呼之爲卿及言臣事我朝望國家降使册立必未稱帝安得在劉仁恭鎭幽州前最爲差錯不知其稱帝實在何年今因其改年號置於此

續編曰契丹主在龍化州迭刺部夷离菫耶律曷魯等率羣臣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大赦建元神册

尹氏曰春秋之義四夷雖大皆稱曰子後世以來夷狄則有單于可汗贊普之號綱目皆從其俗而書之今契丹乃始僭號與中國並列然綱目雖書其稱帝改元以志其始而不以契丹主書之者不使夷狄得從中國之例然而不書曰僭號者外之而不內以示中國不臣妄之也嗚呼立法如此豈有首下足上之失棄內事外之弊哉

丘氏曰嗚呼乃自春秋以來夷狄之禍蓋三變矣始也吳楚之

類以中國之人居大狄之地以　中國之分一變也中也淵勒
之徒以夷狄之人生中國之地以爲中國之害再變也至是契
丹則是以夷狄之人生夷狄之地以戕中國之人豈非三變乎
其禍愈流而愈遠愈遠而愈大履霜堅氷至聖人逆覩其然知
其禍必將至於冠屨倒置以斁敗我彝倫也春秋之作不少假
借於吳越楚徐越之稱王其意豈不深切著明哉

卮言曰據續編阿保機稱帝已十年矣是年乃加尊號改元
耳而綱目於是始書稱帝蓋系之朱溫篡唐之後

胡氏曰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功義著見進於中國當是
時不仕則已仕則舍晉蓋無足適矣延徽唐憂見讒者無亦晦
而待察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見用而不愼所歸才士之通患
也於張礪亦云

丘氏又曰嗚呼夷狄不能爲中國害也所以爲中國害者中國
之人也是故匈奴之爲漢害者以中行說也西夏之爲宋害者
以張元吳昊也方契丹之初起也阿保機之爲人性雖悍鷙而
無遠大之謀心雖變詐而無經久之計一旦得延徽教之以建
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用中
國之法以變夷狄之習凡吾中國自古以來所以立國者因事
敎之俾其假中國之法侵中國之地用中國之人爲中國之害
遂貽中國無窮之禍患向使吾中國之關隘有禁而吾之人無
由以致其地中國之人才無遺而吾之人不暇以爲之用彼肆
其鷙猛之力桀驁之智雖能爲吾近邊一時之害不旋踵而息

滅矣豈能侵入恃久以得志於吾中國哉是以善於防患者恒
於無事之時未然之始嚴謹邊關之出入收拾遺逸之人才

秋八月契丹陷晉朔州冬十月契丹陷晉蔚武嬀儒州 續編

四月晉幽州節度使盧國用降于契丹七月契丹主侵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悉降之俘其酋長及戶萬五千六百鎧甲兵仗器服九十餘萬寶貨駝馬牛羊無算八月契丹陷晉朔州獲節度使李嗣本乘勝而東攻陷蔚武嬀儒四州斬首萬五千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改武州爲歸化州嬀州爲可汗州置西南招討州選有功者領之

丁丑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其防禦使李存矩亡奔契丹三月契丹陷新州晉師攻之不克契丹圍幽州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淸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險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

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氊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敎之攻城周德威遣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勸王救之王喜遂遣嗣源等將兵救之

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即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本朝復燕之役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内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陷於阿保機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隷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路盡得關内之地殊不知燕山平州盡在關内而異路也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據之故阿離不後由平州入寇乃當時議燕雲不明地里之故又金虜行程云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多亡入虜中乃築此城營州古柳城郡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堂遼西地

其地外多大山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地當營室故以爲名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岡復嶺中有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其山之南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里則地皆瘠鹵豈天設此以限華夷乎

秋八月晉師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將步騎七萬至與契丹合戰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

續編戊寅二月達靼遣使奉貢于契丹契丹既作西樓復於漢西安平之地取天梯別魯三山之勢於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至是命禮部尚書康默記城之爲皇都其地沃壤負山抱海宜耕植便畜牧五月契丹主謂左右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契丹主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契丹主大悅卽命建孔子廟及佛寺道觀旣成契丹主親謁孔子廟命其后及太子分謁寺觀

己卯二月契丹城遼陽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爲東平府庚辰正月契丹始製文字九月字成命頒行之是月契丹侵天德節度使宋瑤降之辛巳五月契丹定班爵法律契丹主命繪前代直臣像爲招諫圖

辛巳（梁龍德元年 契丹神册八）冬十二月契丹寇幽州拔涿州寇義武晉王救之

二月成德將張文禮弑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晉王以符習爲成德留後將兵討文禮而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固諫以爲宜赦文禮晉王不可處直患之時處直愛假子都欲以爲嗣其孽子郁奔晉爲新州團練使處直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乃邀求爲嗣處直許之都乃囚處直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而自將討鎮州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

壬午（契丹天贊元）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敗之

晉王帥衆至新城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引兵趨望都契丹逆戰晉王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周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遣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

境卽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九月晉王克鎭州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癸未梁龍德三後唐莊宗存勗同光元契丹天贊二春契丹陷平州續編夏契丹寇幽州

契丹主以第二子堯骨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攻薊北癸未正月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二月契丹主如平州以州爲盧龍軍授盧國用爲節度使國用卽文進也堯骨後改名德光

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以李存審爲盧龍節度使禦之四月晉王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閏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十月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甲申冬十二月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

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唐主以李嗣源爲招討使李

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仇反復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威不許

契丹入寇屠內丘陷饒陽漢遣郭威將兵擊之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爲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鎭定奏契丹入寇屠內丘陷饒陽太后遣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與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威發大梁贇與道等西來道中左右皆呼萬歲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聞之卽引兵趣澶州壬子威渡河館于檀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

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率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于皐門村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廵檢崇威忽至宋州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贇召崇威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贇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使夜以兵刼崇威奪其兵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怯郭威召馮道先歸贇謂之曰寡人此來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復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馬而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鎭上表勸進威榮步軍將校醉揚言向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威斬之

胡氏曰郭威既入京師雖未墓立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歸心已久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

辛亥漢乾祐四年周廣順元年春正月郭威稱皇帝號周

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皐門入宮

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
赦楊邠史弘肇等皆贈官仍訪其子孫錄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
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
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
唐莊宗明宗晉祖各置守陵十戶漢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
如故初唐衰多盜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
匹姦者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者皆死故周主即位首革
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
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持敕補多專橫節制使不能制
至是悉罷之

漢太后遷居西宮

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契丹出塞召嗣源還命李紹欽等戍瓦
橋以備之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將
犯塞詔李嗣源李從珂分道備之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五月
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命李紹斌充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
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七月契丹
恃其彊盛遣使就唐主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屬役
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
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九月契
丹攻勃海無功而還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十月易定言契丹入
寇十二月己巳命李嗣源將兵禦之

乙酉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鑑

正月契丹寇幽州唐主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欲徙李嗣源鎭眞定爲李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乃以嗣源爲成德節度使

丙戌（唐明宗嗣源天成元契丹天賛五） 秋七月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正月契丹主將擊女眞及渤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　里至唐修好二月唐鄴都亂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之軍士劫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向大梁四月唐主存勗爲伶人所弑嗣源入洛陽簒位七月契丹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鎭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唐主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聞唐莊宗遇弑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所以卽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説毋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擧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鎭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胡氏曰契丹主以唐主之聲色遊畋爲戒智識如此固宜其能立國傳世也然囚姚坤欲令爲狀縱使坤爲狀中國肯割地予之乎此欲用抵冒度湟之故智耳

契丹阿保機死

七月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八月丁亥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尹氏曰夷狄之酋卒則書死阿保機前已稱帝僭元至此亦書死者正其夷狄之名不得齒於中國公侯之列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詳餘分）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周王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贇故將鞏廷美聞贇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贇以書諭之

周以王殷爲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爲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周主爲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

周主廢湘陰公於宋州漢劉崇稱帝于晉陽

劉氏曰漢書爲義帝發喪子義也此其書何著歟也

劉氏曰書弑何宜立也故以節度使封公而書廢以湘陰公見殺而書弑皆綱目之變例也湘陰書弑則承祐書殺之意明矣

劉崇稱帝以漢冠之予崇正也

周 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王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北漢主遣其子承均將兵伐周不克

劉氏曰書伐何漢正周篡也

周上[redacted]漢宮寶器

周王悉出漢宮中寶器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玆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胡氏曰郭太祖起於卒伍非[redacted]古訓者獨鑑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尹氏曰亂極生治此天地盈虛之數也五代之亂極矣周主始得國而罷貢獻珍異毀漢宮寶器又詔百官上封事此皆亂極生治之意也故綱目比而書之亦所以爲斯世幸爾

契丹遣使如周周報之

周克徐州鞏廷美死之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周王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周王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周王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議論慷慨善譬喩以開王

冬十月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劉氏曰書伐何正也盧芳匈奴連兵入寇則書寇劉崇漢統周王篡立事與東漢之初胥壞矣故雖契丹尤得書伐所以深咎周也

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周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六十十五

創業類三十八

閏位編霸十九

北朝篇二

契丹興遼章二

太宗皇帝名德光阿保機中子阿保機卒九月德光立

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長子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

决馬天皇王性孝謹毋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毋前應對或不稱旨
毋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
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没骨餒告哀于唐

丁亥（契丹太宗德光天顯元）秋八月契丹與唐修好

正月契丹主改元天顯九月壬申契丹遣使至唐請修好唐遣使
報之

劉氏曰綱目書與和親六及和親一與盟一皆以中國主之内
中國也此其主契丹何著強也蠻夷主好諸夏之衰甚矣

戊子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鑑

初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守平州契丹主初立唐主遣人說之
文進遂殺契丹戍平州者帥衆奔唐至是契丹復陷平州

夏四月唐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破之

秋

秋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擒其將惕隱

八月契丹遣使如唐（契丹遣梅老李孝系等六人貢）

冬十二月契丹以遼陽爲南京

己丑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都伏誅獲禿餒送大梁斬之

夏四月契丹冦雲州五月契丹冦雲州 鑑

庚寅（唐長興元）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奔唐（即人皇王也唐以爲懷化軍節度使賜名李贊華）

壬辰春三月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舍利前剌與惕隱皆爲趙德均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

主謀於羣臣德均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
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
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
前剌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冬十一月唐蔚州叛降契丹

唐蔚州刺史張彥超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管遂降契丹

乙未（唐末帝從珂清泰二）夏六月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初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癸巳十二月唐主嗣源殂子從厚立甲
午正月從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從珂遂反鳳翔唐遣兵
討之官軍降潰四月入洛陽廢唐主從厚弒之而自立復以敬瑭
為河東節度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盧龍節度
使趙德均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六月敬瑭將大軍屯忻州七月
又以張敬達為北面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敬瑭之權

丙申（唐清泰三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敬瑭拒命
唐發兵討之秋七月唐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唐主徙石敬瑭鎮平天平遣張敬達趣之鄆敬瑭謀於將佐桑維
翰曰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
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
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制削奪敬
瑭官爵命張敬達楊光遠等討之七月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
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
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

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劉氏曰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莫下於求救者矣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楊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忻州刺史皆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辛丑契丹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之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

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通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于唐唐主大懼遣符彦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均等共救晉安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己酉發洛陽至河陽庚戌遣樞密使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唐主如懷州十月以趙德均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遇德均於西湯悉以兵屬焉德均父蓄異志逗遛不進詔書屢趣之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十六州以歸之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爾氣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再四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天台胡氏曰契丹主初來晉陽石敬瑭見之北門此時固得之眉睫間矣及圍晉安軍中旦暮見審之既熟不徒取其氣貌又取其識量則其所謂觀者必有異乎常人之觀矣

又曰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鴈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漢長安喪亂棄陘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強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幽營

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則其失險也久矣

危言曰方石敬瑭之請援於契丹也即稱之爲父許之割地劉知遠謂稱父太過誠正論也謂厚賂金帛自足致其兵則大言也德光之雄心大畧豈徒貨賂所能誘乎就使能致其兵亦未必嚮應如斯其亟也且契丹與唐爭幽州者三十年矣今得是藉也故料其必勝長驅而南即石氏不許吾知其必取幽薊矣故敬瑭之罪在以臣叛主以夷狄攻中國不在於割地也

唐趙德均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逃遁而趙德均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圍柏踰月按兵不戰聞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劒詐云德均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别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爲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以晉安未下德均兵尚彊欲許其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維翰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晉安被圍數月諸將出戰皆功芻粮俱竭援兵竟不至楊光遠等勸張敬達降于契丹敬達拒之諸將旦集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

卮言曰契丹德光帥衆入中原而石敬瑭命桑維翰與趙德均
爭爲帝既而德均父子及諸將所至迎降奴顔婢膝於車塵馬
足之間徼倖恩澤如恐不及豈復有人間廉耻乎德光嘉張敬
達之忠而按趙德均之罪其賢於唐晉之人遠矣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唐主還河陽

晉主與契丹主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
丹主令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
北京留守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丁卯至團柏
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苻彦饒等繼之士卒大潰唐主還
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甲戌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德均父
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契丹主問德均曰汝在幽州所置
銀按契丹直何在德均直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
千人遂瑣德均延壽送歸其國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
以爲翰林學士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晉酒屬晉主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
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
懼我令太相温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渡河者多少隨
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曰返
矣與晉主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晉主贈良馬二
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桑維翰皆
創業功臣無大功勿棄也

晉主至河陽唐主從何自焚死晉主入洛陽

十一月已卯晉主至河陽節度萇從簡迎降庚辰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追廢唐主爲庶人十二月晉主至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

續編契丹主命收其士卒戰沒者瘞之汾水上以爲京觀桑維翰爲文紀之十二月辛卯聞晉主入洛遣郎君解里德撫問遂帥衆北歸

丁酉（晉天福二 契丹會同元）春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拒之

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鎭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契丹主勞璋曰當爲汝除代令汝南歸已亥璋表晉主乞歸詔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張礪自契丹逃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彦英曰吾嘗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笞彦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

夏五月吳與契丹通使修好

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劉氏曰前書契丹與唐修好主契丹者強也此其主吳何吳意也風馬牛不相及而遠修好焉書曰吳與罪吳也

危言曰是年徐誥將篡吳慮有晉兵故結契丹以制晉遣使修好適足以張契丹之威望耳

六月晉雲州圍解

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至汴奉表求救晉主爲之致書契丹主請之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晉召巒還契丹主以璋有功留不遣璋鬱鬱而卒

冬十二月契丹改號遼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尹氏曰春秋吳楚之君書其卒不書其葬者所以避其號也契丹是時改國號遼蓋欲與中國等耳然綱目雖紀其改號之始然繼是亦止以契丹書之正以存其本種之名不使之得與中國並也其旨嚴矣

戊戌秋八月晉上尊號於契丹

晉主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劉煦爲契丹冊禮使備鹵薄儀伏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遼使至晉主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一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晉主嘗卑辭謝之以是終

晉主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主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温爲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晉晉主以爲祈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内附晉主不許

續編丁酉六月晉使聶延祚請上尊號於契丹契丹主不許戊戌五月晉復遣使請上尊號於契丹契丹主許之七月契丹主使其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迭烈哥使晉冊晉主爲英武明義皇帝九月晉主遣守司空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上契丹述律太后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左僕射劉煦右諫議盧重上契丹主尊號曰睿之[redacted]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十一月契丹上御宣政殿受之因大赦始改元會同 餘同前

劉氏曰契丹嘗書改號遼矣不書遼何外之也其後雖行入閤禮行朝賀禮綱目終外之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遇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

劉氏曰乾元之策書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父子辭也彼契丹爾晉王以父事之綱目於晉主書上契丹書加所以著其父事之實爲中國悲也

續編十一月晉使趙瑩歸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震

蔚十六州于契丹契丹主改新州爲奉聖州武州爲歸化州契丹主既得晉賂十六州之地乃更以皇都爲上京臨潢府升幽州爲南京析津府更南京遼陽府爲東京契丹之制居有官衛謂之斡魯朶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其地盡有大漠侵包長城之境故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弋獵春捺鉢曰鴨子河濼在長春州夏捺鉢無常所而吐兒山爲多在慶州秋捺鉢曰伏虎林在永州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蓋其俗重營每獲鵞必祭天故捺鉢多澤河濼之地焉

契丹主始定官名多易其俗以漢官以趙延壽爲南京守總山南事

己亥八月晉初歸幣於契丹帛三十萬匹歳以爲常庚子三月契丹主如南京至燕備法駕入自拱宸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晉遣楊端問起居六月還臨潢

辛丑二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嫚罵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爲讓晉主遣楊彦詢往遼謝且言重榮跋扈故契丹留之不遣

辛丑夏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於契丹乃執契丹使拽剌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請伐契丹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

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旣絶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餽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鎭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晉主乃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自至鄴都以詔諭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鎭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遂與襄州安從進通謀從進旣反而重榮亦反於鎭州晉主遣杜重威擊斬之函首送於契丹契丹乃歸楊彥詢於晉

壬寅夏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重貴立

契丹主以晉北京留守劉知遠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六月殂馮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卽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晉主從之契丹主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主擊晉契丹主頗然之晉主聞契丹將入寇乃還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卮言曰初契丹以石敬瑭器貌立爲晉主及引兵南下擇守河東者於石氏諸子中謂重貴爲可其詞未盡與也晉主旣殂大臣議立長君而景延廣竟立重貴契丹主固已窺之矣卽使如舊相安契丹猶當乘隙而動況復以大言挑之乎此其所以卒

滅晉歟

癸卯秋九月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旣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榮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爲延廣所沮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以備契丹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契丹入寇

初晉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遣兵入淄州密告契丹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之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尹氏曰綱目凡列國交侵則不書寇今晉爲契丹所立又從而父之是與之爲一矣乃書入寇何哉此所以正夷夏之分存中國之體也

甲辰（晉開運元　契丹會同八）春正月契丹陷晉貝州

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契丹主自將繼之知州事吳巒敗死契丹主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御契丹

晉主遣使持書遺契丹主契丹主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以景延廣爲御營使乙酉晉主發東京戊子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契丹主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甲午晉以知遠爲招討使杜威副之丙申遣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兵於黎陽戊戌晉主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主求修舊好契丹主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若必欲知故宜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之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雅鳴谷遁去

二月契丹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鄆州遣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儀擒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二月甲辰朔命石贇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契丹主之從弟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光遠乙巳晉遣李守貞等將兵緣河水陸俱進丙午契丹圍高行周苻彥卿等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主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初契丹主得貝州

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戊午詔劉知遠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三月契丹寇晉澶州不克引還

契丹主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乃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横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軍稍却又攻晉陣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主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

夏四月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不克

續編七月晉使張暉奉表乞和于契丹契丹執之自是晉使遂絕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冬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降

閏月契丹復入寇

契丹主復大舉入寇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張從恩等會諸道兵屯邢州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圍恒州下九縣建牙於元氏晉惮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巳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正月庚子契丹分兵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等悉以行營兵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慕容彦超將數千騎至鄴縣與契丹遇相殺傷甚衆安審琦引騎兵救之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引軍就黎陽倉知州事符彦倫即召守橋兵入乘馬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彦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惕隱帥衆踰水還相州而南詔張彦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晉主疾小愈乃徵兵諸道欲襲幽州乙丑發大梁二月壬辰朔至滑州乙亥至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明日城陷斌自殺

三月契丹還軍下晉都排陣使符彦卿等擊之契丹敗走

三月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蕭處均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滿城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自檀州北行一百六十里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癸亥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李守貞曰人馬渴甚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惟趙延壽得免乙丑晉諸軍自定州引歸晉主還大梁

夏六月晉遣使如契丹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馬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

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餉眠自古惟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使張暉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其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梁謂李崧等曰曏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史言遼國上下本自厭兵

丙午夏六月契丹寇定州晉遣兵禦之

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契丹六月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為都部署將兵禦之八月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于長城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衆溺入水溺死者甚衆九月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

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十一月晉師至瀛州不利而還

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洺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九月丙辰契丹主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兵襲之已為內應契丹主已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等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延壽及延祚乃以杜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副之威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

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兵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

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強張彥澤自恒州引兵會之威等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甲寅威等至中渡橋契丹兵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威遣李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餘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欒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威遣使告急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十二月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帥麾下陣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甲子契丹遥環晉營內外斷絶軍中食且盡威與守貞等謀降於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主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高勳齎詔契丹契丹主賜詔

慰納之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太傅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王周以巳出降之故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毋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節度使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

天台胡氏曰契丹主以赭袍衣杜威趙延壽非特戲二人也亦以愚晉軍彼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揚言將以華人爲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使其用張礪言事未可知也

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

契丹主遣張彦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彦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降

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携劍驅後宮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使召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彥澤縱兵大掠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甲戌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彥澤遣兵守晉主內外不得通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

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自澶州詣契丹主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晉主手詔且遣解里謂晉主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晉主心稍安上表謝恩聞契丹主將渡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大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

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危言曰晉之帝契丹所立也又狃於偏安而無駕馭之策其能與契丹抗乎桑維翰始爲石氏屈膝虜庭旣而堅持和議以紓國患亦曰乘時而舉則維翰者固名教之辱人實晉室之忠臣也晉主不從其言而用景延廣忠佞不分宜其亡矣五代時藩鎮大臣弱則賣降强則篡奪孰有盡忠本朝悉心任事足繫天下之望者契丹主雄才大畧晉君臣固其所素輕也曩令壹從維翰之謀徒以虛名尊事之彼亦無所侮而動且契丹主非有并吞中國之心也徒以晉人負約構兵欲快於一逞及長驅入汴而杜威趙延壽不足以屬中原故倉猝規畫苟利貨財以去耳至其責景延廣誅張彦澤亦有君人之義哉

丁未 漢高祖劉知遠稱晉天福十二遼會同十 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彦澤景延廣自殺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正月丁亥朔晉百官遥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遣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于赤崗戊子

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光遠之子因父降晉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命左
右臠食之未幾以其弟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
并傅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
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斬彥澤傅住兒於北市送景延廣歸其國
延廣自殺辛卯契丹主以晉主爲負義侯於黃龍府使謂李太后
曰聞重貴不用毋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
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絶兩國之歡耳今幸蒙
大恩全生保家毋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主遷晉主及其家
人於封禪寺遣崔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是日契丹主
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諸門皆以契丹兵守衛晝夜
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羣臣曰
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自以東京爲開封
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
胡氏曰談何容易契丹主太平之言甫脫口而打草穀繼之矣
天下果太平乎
契丹以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
薦李崧之才會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
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侯以備
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
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
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

天台胡氏曰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然李崧馮道二人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兵威不能至也何重建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棄遼而附蜀耳

卮言曰李崧馮道皆賣國之陰賊也而契丹主重之者以其有虛名耳五季時其君若臣類貪淫躁暴而馮道浮沉其間以廉謹鎮靜餙行詖聞匿其險忍故契丹主亦浮慕之雖然范質王溥盡崧道儔也宋人猶推重焉而道之姦偽至今有稱羨者則契丹主之禮重固亦好賢之意也使當時有賢人君子契丹主其必改容而禮貌之矣斯時豈有賢人君子見於世者乎契丹主取中原諸藩鎮皆降河東亦遣使上表而後自立歸使契丹主不亟北歸而北第經營則河東恐未便得志也

契丹分遣晉降卒還營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而反爲寇讐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衆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癸卯晉主與后妃等俱北遷契丹主遣騎援送之癸丑契丹主以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横海族人郎五爲鎮寧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漢將張彥超爲雄武史佺爲彰義劉晏僧爲忠武矦益爲鳳翔焦繼勳爲保大俱節度使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主勢稍沮初晉主之絶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至是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此行良可憂契丹主遣將述軋奚王拽剌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

下找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遂自經死
契丹主聞之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
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趙
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
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
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
劉昫曰遼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
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
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
皆蓄之内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内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
矣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契丹

河東節度使劉知遠遣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
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應有貢物值契丹劉九一
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
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之姓名之上仍
賜以木枴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
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
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
所俟耶昭義節度使張從恩入朝於契丹以趙行遷知留後牒王
守恩與高防佐之

危言曰晉之諸將可禦契丹者獨劉知遠耳而志存異圖按兵

不進待契丹滅晉而後圖之然知遠非能與契丹爭中原也乘其
怠而拾其餘得之雖易而郭威已擬其後矣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于契丹唐遣使如契丹

荆南高從誨遣使入貢于契丹又遣使詣河東勸進唐主遣使賀
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契丹主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
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還歸唐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爲中京留守

契丹主召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
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
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
我今兹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
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
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
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
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爲乞爲皇
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
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
因令爲燕王遷官契丹主以恒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
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遼
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諸軍事而行之

續編曰契丹主德御崇元殿行入閤禮建國號曰遼大赦改元

巵言曰陳氏編於是年契丹始建國號曰遼改元大同自後書

遼然德光未入大梁時張礪有大遼已得天下之言則稱遼久
矣通鑑綱目所書宜得其實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劉知遠稱帝晉陽契丹主聞之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
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契丹縱
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
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於是所在
相聚爲盜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欵晉
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
士踰城入啓關納衆殺契丹守兵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
稱留後

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奉表詣晉陽

建雄留後劉在明入朝平契丹以副使駱從朗知州事晉主遣張
晏洪如晉州從朗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遣使
以聞晉州民亦相帥殺契丹使者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
留後暉斬使者焚其詔遣使奉表詣晉陽昭義指揮使高防亦與
王守恩謀斬趙行遷殺契丹使者舉鎮降晉陽契丹鎮寧節度使
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郎五
於牙城契丹主聞之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
重威歸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遣兵救澶州瓊兵敗而死

契丹以李從益爲許王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

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爲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復歸于洛契丹主以張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鎭仍以契丹兵送之

胡氏曰澶州亂而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鎭宋亳密三州陷而遣安審琦符彥卿歸鎭契丹主之北歸決矣

三月朔契丹行入閤禮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劉氏曰前書行朝賀禮復書行入閤禮其予之歟衣冠禮樂中國事也一變至此宇宙以來未之有也

契丹德光發大梁

三月癸巳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太后兄子蕭翰爲節度使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十人諸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不竟不禁

胡騎摽掠丙午契丹主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天台胡氏曰遼主之入大梁也降開封府爲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以爲節鎮欲兼華夷而撫制之也發牓招撫而不禁剽掠呼雞而縱貍奴雖其敢前乎遼主不惟土思亦見諸鎮及群盜舉兵者皆歸心河東恐不得正丘首也獨不見涉圭之百徒河相持於中山之時乎以此言之其才識相去遠矣

夏四月契丹陷相州屠之

三月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而髑髏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兵應河東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癸亥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群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殺其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崇美等不敢進引而南史弘肇遣兵追擊破之崇美等退保懷州晉主知遠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

還鎮三失也

胡氏曰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睹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也然德光善自為謀者訏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國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睿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矣今乃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遲留數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

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

乙亥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尹氏曰綱目於契丹之事屢書於冊而於德光書名則僅四見而已始焉救敬瑭則書之者所以志其禍之始也及入大梁則書之者所以志其禍之終也至發大梁則書之死殺胡林則書之者又所以志其不能盜有中國歸而遂死之本末也夫以胡虜之酋貽禍至此皆由中國不能自立故綱目謹而志之於以正華夷之分嚴內外之防不以其淫名越號遂從而進之中國之列此則德光書名之意也

尹氏曰君子所最謹者華戎之辨然春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何哉曰春秋之所夷者吳楚徐越之君耳若夫曰戎曰狄

曰赤狄白狄之類春秋初未嘗進之也耶律德光之禍綱目戒之深矣書其勅立晉帝書其上尊號書其入大梁書其行朝賀禮書其行入閤禮是夷狄之純乎中國矣然於其國則止書契丹於其名則止書德光至其斃也書姓書名書死純以夷狄處之毋乃自相矛盾乎曰此綱目之所以爲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也夫德光雖強不過夷狄之首耳不幸世道衰微宇縣分裂德光乘隙肆虐毒流中土若使之齒諸中國則華戎倒置冠履失所故君子斥而外之名而狄之耳或曰劉石苻姚亦夷狄也何以書國書主書卒乎曰劉石苻姚離其本俗乘時崛起盜有疆宇拾氈毳而襲衣冠據中土而稱帝王故綱目不得已而例以僭國處之非若德光率腥膻之衆自沙漠而南向憑陵諸夏

屠宰生靈之比烏可以此方彼哉通鑑及五代史於德光皆書卒綱目凡夷狄書死而於德光尤謹所以扶天地立人極別人類於禽獸異衣冠於左衽其垂世教也大矣有天下國家者觀此其強於致治克謹名德毋使穹廬辮髮之俗猾夏之禍其亦庶乎其可也

丘氏濬曰契丹既稱皇帝矣既改國號爲遼矣其權力足以廢置中國人主固非前代匈奴突厥比也然朱子綱目未嘗書其爲皇帝而止書其名未嘗書其爲遼而仍書其爲契丹及其死也而以死書之未嘗少假焉大賢君子所以處境外之戎狄凜凜乎聖人春秋之大義也後人議元者乃欲以其混一中國而進之漢唐之間何所見也且忽必烈之於德光同一夷種也但

得中國地有廣狹耳徒以其得地廣狹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論
事也豈春秋意哉春秋謹微於華夷尤加嚴焉者以是爲昉後
世乃有執中國主據中國地爲中國君者況又獎而進之乎綱
目之書萬世之法也（此論亦正然非通論詳世系類）

契丹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
壽而自立

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因其卒即日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
欲東丹主之子也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
受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
同兀欲銜之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
則葬汝矣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
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
上事受文武官賀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延壽乃止
五月兀欲召延壽執之宣契丹主遺制即皇帝位（詳繼統類）

遼史贊曰太宗甫定四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釐庶政
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
徽嘉唐張敬達忠於其君（恒州之戰敬達兵敗死之）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
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謂威德
兼弘英略間見者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矢之訓傳稱鄭
伯之善處勝書進秦誓之能悔過太宗蓋兼有之其卓矣乎
又部族志曰遼起松漠經營撫納竟有唐晉帝王之器典章文物
施及潢海之區舊史有部族志歷代所無也古者巡狩于方岳五

服之君各迹其職遼之部族實似之
又地理志曰幽州在渤碣之間幷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其地負山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爲用武之地太祖以迭刺部之衆代遙輦氏起臨潢建皇都東併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晉有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十六州於是割古幽幷營之境而跨有之東朝高麗西臣大夏南子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南唐航海輸貢嘻其盛矣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千里去幽州七百餘里南控黄龍北帶潢水冷陘屏右遼河塹左高原當元魏時有地數百里至唐大賀氏蠶食扶餘室韋奚靺鞨之區地有二千餘里貞觀二年置玄州松漠都督府建六都爲州各置刺史分州建官蓋昉於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六十三

創業類　四十

閏位偏霸十二

二北朝篇二

女眞與金章

太祖武元皇帝名阿骨打女眞人世事遼爲女眞節度使詳世系兄烏雅束卒阿骨打立

本紀曰太祖名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世祖伐卜灰太祖因辭不失請從行世祖不許而心異之烏春既死窩謀罕請和既而來襲世祖遂進軍圍其城太祖年二十三先登擊之卒克其城世祖寢疾太祖以事如遼統軍司將行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

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太祖往見曷魯騷古統軍既畢事前世
祖沒一日還至家世祖見太祖來所請事皆如志喜甚執太祖手
抱其頸而撫之謂穆宗曰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
亦雅重太祖出入必俱太祖遠出而歸穆宗必親迓之世祖已擒
臘醅麻產尚據直屋鎧水肅宗使太祖先取麻產家屬康宗圍其
寨太祖會軍擒麻產獻于遼遼命太祖爲詳穩於是穆宗辭不失
歡都皆爲詳穩久之太祖以偏師伐泥厖古部跋黑播立開等乃
以達塗阿爲鄉導沿帥水夜行襲之虜其妻子丙子歲溫都部跋
忒殺唐括部跋葛穆宗命太祖伐之太祖入辭謂穆宗曰昨夕見
赤祥此行必克敵遂行是歲大雪寒甚與烏古論部兵沿土溫水
過末鄰鄉追及跋忒於阿斯溫山北濼之間殺之軍還穆宗親迓

太祖於靄建村八月撒改以都統伐留可謾都訶合石土門伐敵
庫德撒改與將佐議或欲先平邊地部落城堡或欲徑攻留可城
議不能決願得太祖至軍中穆宗使太祖往曰事必有可疑軍之
未發者止有甲士七十盡以畀汝謾都訶在米里迷石罕城下及
土門未到上入欲執謾都訶以與敵使來告急遇太祖於斜堆甸
太祖曰國兵盡在此矣使敵先得志於謾都訶後雖種誅之何益
也乃分甲士四十與之太祖以三十人詣撒改軍既度盆弱嶺不
見敵已而聞敵乃守沙偏嶺以拒我及至撒改軍夜急攻之遲明
破其衆是時留可塢塔皆在遼既破留可還攻塢塔城城中人以
城降復遣蒲家奴招詐都亦降太祖因致穆宗教統門渾蠢耶悔
星顯四路及嶺東諸部自今勿復稱都長命勝管醜阿等撫定乙

離骨嶺注阿門水之西諸部居民又命斡帶及偏裨悉平二涅囊虎二蠢出等路寇盜而還壬午冬穆宗將伐蕭海里募兵得千餘人女直兵未嘗滿千至是太祖勇氣自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海里來戰與遼兵合因止遼人自為戰勃海留守以甲贈太祖太祖亦不受穆宗問何為不受曰被彼甲而戰戰勝則是因彼成功也穆宗末年令諸部不得擅置信牌馳驛訊事號令自此始一皆自太祖啓之康宗七年歲不登從太祖言減盜賊徵償賑貧乞者自是遠近歸心焉以上本元史

宋徽宗政和三年遼主延禧天祚元年冬十二月女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

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謀稱帝先併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長也遼遣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以為罪乎

周禮曰稱者不宜稱也書自稱都勃極烈所以著其跋扈叛遼之始也未踰年而浸不可制矣綱目書此亦童牛之牿之戒也

本紀曰初阿踈既奔遼穆宗取其城及其部衆阿踈不能歸遂與

族弟銀朮可辭里罕陰結南江居人渾都僕速欲與俱亾入高麗
事覺太祖使夾古撒喝捕之而銀朮可辭里罕先爲遼戍所獲渾
都僕速已亡去撒喝取其妻子而還

四年甲午冬十月女直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

遼主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靑于海上道
出生女眞境上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眞厭苦之及阿踈叛奔遼
烏雅束屢以爲請遼主不遣阿踈遂以爲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
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往索阿踈遼主終不許習古
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
城堡　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來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
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

乎若還阿踈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
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
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
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婁室闍母等爲將而使婆盧火
徵移懶路迪古乃兵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
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
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
罪人阿踈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鑒祐之遂命諸將傳
挺而誓將至遼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塹既度遇渤海軍攻我
左翼直犯中軍斜也出戰哲垤先驅阿骨打曰戰不可易也遣宗
幹馳出斜也前控止哲垤馬斜也遂與俱還遼人從之耶律謝十

墜馬遼人前救阿骨打弁射殺之宗幹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冑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之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穀神來賀勸以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壍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大藥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鐵驪部阿骨打遂引兵還至來流城以俘獲賜將士召渤海梁福斡荅剌使之僞亾去招諭其鄉人曰女眞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克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兵授之

周禮曰舉號而斥名外而狄之也叛者不順之名取者收奪之名皆貶之也女眞遼之部曲是乃臣耳以臣叛君其罪甚矣君臣之義内外皆然豈以夷狄之故而永滅其罪哉

張時泰曰女眞遼之屬國也其桀驁於遼久矣特因遼主荒淫得遂其覬覦之心不然亦遼之臣服者爾豈可或叛哉綱目書曰叛遼不以夷狄廢史筆之公也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眞阿骨打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

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乃以其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

骨打帥衆禦之未至混同江本史云鴨子河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
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
江遼兵方壞陵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
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
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阿骨打遂進襲遼蕭敵里于斡鄰濼東
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斡魯追
敗遼兵斬其節度使撻不也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
僕虺等攻賓州拔之兀惹雛鶻室來降遼將赤狗兒戰于賓州僕
虺等又敗之鐵驪王回离保以所部降蒲察復敗赤狗兒等軍于
祥州東斡忽急塞兩路降斡魯古復敗遼軍于咸州西斬其統軍
婁實完顏婁室克咸州是月阿骨打弟吳乞買率將佐勸進阿骨
打不許阿离合懣蒲家奴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許之
五年遼天祚五金收國元乙未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正月壬申朔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即位且曰
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
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
收國更名旻追尊祖龕賜以下福以下皆爲帝以吳乞買爲諳班
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尊大爲
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廼之孫也粘罕
又名沒喝亦其國語云
周禮曰稱者不宜稱也綱目謹華夷之辨於阿骨打雖書稱帝

號至其後止以號舉僅進稱人於其卒也斥名而書死至二世
吳乞買始進而稱主以其漸染華風故耳此春秋待吳楚君之
例也春秋吳楚始以州舉狄之也今綱目於女真亦以號舉者
斥其不得同於中國諸侯之例所以立內外之防也然則金之
跋扈已見後十餘年漸爲猾夏之謀矣此又君子之所深懼也
張時泰曰抑觀阿骨打雖起夷狄其志不小故其所得成就焉
彼其叛遼之初衆勸其稱帝乃曰何示人之不廣也衆又勸之
復不許衆迫之且曰吾將思之然則其視草寇之得一隅獲一
勝而遂稱尊僭號者大不侔矣其興也不亦宜乎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阿骨打遣賽剌復書云
若歸叛人阿踈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
張時泰曰方遼主怠忽荒政之日正金主卧薪嘗膽之秋遼弱
金強蓋可知矣夫何遼主視爲蕞爾小醜遣使持書旣名曰和
又使爲屬國果何義哉宜其倔強不服而反有倨傲之辭也

金擊遼兵于達魯古城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
去遼遣都統斡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都統耶律張家奴都
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持久計
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
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
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宿銀术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

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乗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歩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張時泰曰嗚呼金主可謂知兵矣觀其謂左右之語則其胸中自有定見而勝負先决於此不待婁室銀术可等斬敵陷陣而後知也議者不可謂戎無人

三月遼遣使諭金降夏六月遼復遣使如金金人執之

遼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爲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六月遼復遣蕭辭剌使金金主以書辭慢留之不遣

張時泰曰遼主嘗遣使如金議和金主不從反得其倨傲之况師屢出而屢爲其挫衄豈不知其爲勍敵又使使諭降哉其報書斥辱也宜矣

卮言曰古之無道而居民上者其患亦可哂也素履崇高之地忽臨危難之鄉尚不自覺寤乃欲抱空名以責彊敵如劉曜之於石勒苻堅之於姚萇耶律之於完顔何益哉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耶律氏淫酗失衆完顔氏因而圖之既屢戰勝偃然稱帝遼兵百萬而誰何則成敗之幾已决矣乃欲以慢書諭降此必不得之數也而適足以致反爾之報耳

秋八月遼伐金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直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剌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卽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戰副都統章奴作亂犯行宮不克欲奔女眞爲邏者所獲送行在斬之

張時泰曰國之所以興雖曰人爲實惟天耳然則栽培傾覆天豈以華夷異哉金主渡混同江之事其亦可怪也光武信滹沱河氷之堅金主藐混同河水之淺同一機耳

危言曰興亡之幾天意人事亦適相符也當金主次混同江時麾軍泛江及濟而不測其深遂克黃龍遼主之親征也金主爲之務面慟哭誓師使遼亦自奮人人殊死戰則勝敗未可知也而適有章奴之亂遼主西還遂至喪師失國天邪人邪

冬十二月金襲遼軍于護步荅岡大敗之

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衆以刀務面仰天痛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柰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駞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金主行次爻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

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護步荅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及寶物馬牛不可勝計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軍退

六年（丙申）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據遼陽以叛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有惡少年十餘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甔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彊遂誘渤海幷戍卒入遼陽據之因僭號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幷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輙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師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衆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斡水潜水金師旣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師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也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眞皆降于金金主以斡魯爲南路都統斡論知東京事

周禮曰高永昌僭君叛國賊也金不書討書誅而書攻書殺何金亦叛遼者也况乃利其土地非能倡義而討之者故不以討賊之例予金也

張時泰曰高永昌遼之叛臣也納叛春秋惡之觀金主謂永昌之語斯言也何正大之若是哉及其殺永昌得東京卽除遼法省賦稅其與中國之興者何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哉

七年丁酉冬十二月遼耶律淳及金將斡魯古戰敗走金遂取遼八州

遼主命耶律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咸州都統斡魯古書議和斡魯古告於金主金主猶以歸賽刺及阿疎爲言淳軍至蒺藜山斡魯及斡論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斡魯古遂與淳戰淳敗走斡魯古追至阿里眞陂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金遣使求封册于遼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册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張時泰曰金主求封于遼遼亦許其所求可謂兩得矣此卽准陰求王於齊之計耳雖欲不許不可得也

重和元年戊戌春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

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周禮曰是時女眞叛遼馮陵沙漠宋不能討而反利人土地約夾攻遼是乃助桀無道耳故不曰伐而曰攻建隆中女眞入貢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今馬政使金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厥後遼亡宋亦不保果何益哉

宣和元年己亥春正月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正月丁巳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眞散覩持國書幷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政勿行止遣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

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王日夕引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眞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乃虎狼不可交也宜且爲之備帝聞之不悅

張時泰曰金稱人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其事則不念其叛遼不臣而遂進焉雖然金之來聘由宋先通之也徽宗善結強虜以速土崩其志亦憒矣變文而書來聘猶爲中國諱之耳

三月遼遣使册金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

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與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

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幷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與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歲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册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册禮金乃使烏林荅贊謨如遼迎册册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册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張時泰曰金主何以書名亦君前臣名之義也

秋八月金製女眞字

女眞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依倣契丹字因契丹字製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眞字行之後復製小字謂谷神所製爲大字云

二年庚子春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還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幷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册禮金不許

先是遼遣蕭習泥烈持册藁如金金遣烏林荅贊謨持册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鎭守闍毋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絶

張時泰曰凡金之求封册于遼者皆僞也今又以之而絕和議
金虜之猾如是而遼人其可當乎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

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周禮曰夷狄無厭之求至是見矣其初議攻遼必及歲幣則異日狼貪之欲其可遏乎惜乎徽宗之愚也

三年辛丑冬十一月金侵遼中京

三月遼都統耶律余覩叛遼降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十一月粘沒喝言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隙可襲取中京

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斡本斡离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爲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壬寅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耶律延禧殺其子敖盧斡走雲中

正月癸酉金克遼中京遼主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濼余覩引婁宿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覩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斡耳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斡遼事覺遼主乃遣人縊殺之撒八等皆伏誅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

三月金襲遼軍延禧走夾山

金粘沒喝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于羊城濼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直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出白水濼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責而遣之後賜死丙子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淳稱帝遙廢延禧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

金克遼西京

金人攻遼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斡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謝之守忠大敗

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金人遣使至宋約夾攻遼宋命童貫爲河北河東宣撫使蔡攸爲副使屯兵于邊以應之貫進兵擊遼爲淳將耶律大石所敗退保雄州乃詔班師及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復詔貫等伐遼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䟦以歸

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䟦阿䟦至金金主杖而釋之

巵言曰阿䟦奔遼已十餘年金人索之屢矣竟以是爲辭興兵滅遼今獲阿䟦而釋之亦異數也

六月夏人救遼金襲敗之于宜水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没者不可勝計

巵言曰金在遼東夏在遼西相距數千里風馬牛不相及也金人旣克遼西京於夏爲脣齒之勢不容以不救也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于石輦鐸延禧敗走

遼主旣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訛莎烈金斜也使斡离不言於金主曰金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率軍中金主從之旣而聞遼主在天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斡离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覩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离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里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离

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覩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离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离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斡里不追至烏里質鋒

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九月己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時遼常勝軍師郭藥師爲涿州留守以蕭后立國人多貳遂擁所部奉涿易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十月癸巳童貫遣劉延慶及藥師攻遼襲燕大敗而還

冬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景薊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張時泰曰燕乃石晉故地賂契丹者與夫營平灤三州皆非宋祖宗立國之初所得之地也徽宗何不自揣而屑屑請求于金耶然謂之請則必屈已下人而俛首聽其傲撥耳孰謂剛明之君有是哉

金克遼燕京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德妃蕭氏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术可婁宿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右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彦忠劉彦宗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己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五年(癸卯)春正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初趙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幷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乃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瑴留守

張氏曰張瑴者遼之守臣也金人不糜一鏃不遺一矢命遼守臣守遼之土然則非金之滅遼遼乃自滅之耳

三月遣使如金

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术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

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彊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

金人既遂所欲四月癸巳乃使楊僕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帝詔童貫等即日班師

張時泰曰金人所得者實效也宋之所得者虛名也實效與虛名其所得者奚翅什百千萬哉宋之君臣謀國如此尚何以勝人爲望耶

金襲遼延禧于青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

金以斡魯爲都統斡离不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斡魯使斡离不銀朮可婁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淖不能進斡离不以繩繫大石使爲鄉導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幷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里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斡魯兵至歸里門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濼斡离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使人持兎紐金印僞請降於金而西走雲內

五月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金遣使如夏夏王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特烈乃立梁王雅里爲帝自爲樞密使金斡离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已渡河乃遣書于夏使執送

遼主且許割地

六月金張瑴以平州來歸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乃召左企弓等殺之榜諭燕人復業遣使至燕京說王安中以平州歸降

秋八月金阿骨打死

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爲都統蒲家奴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濼而卒

周禮曰春秋吳楚之君書卒而不書葬避其號遼臣卒氈毳之族憑陵各君國其僭號則曰稱帝其舉兵則曰金人其卒則斥名而書晟皆所以正其本種之名而不使淫名越號同於中國諸侯之例耳

右

太宗文烈皇帝名晟本名吳乞買阿骨打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

吳乞買太祖阿骨打母弟也初爲諳班勃極烈阿骨打卒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吳乞買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太祖庶長子斡本爲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

十一月金人襲平州張瑴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詔殺張瑴函首以畀金

金闍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斡离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瑴遠迎

朝廷犒賜斡离不襲之與戰城東穀敗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城中人復立張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急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縊殺之函其首送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周氏曰金稱人浸強也政和五年擊遼兵于達魯古城大敗之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綱目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宣和元年來聘嘉其慕義以人書四年襲遼軍惡其叛主復以號舉至是伐張穀也豈許其伐罪而人之乎據中原僭大號偪宋室擅威權其所由來者漸矣其與春秋書楚人伐鄭義同後皆倣此

金人來歸武州朔州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甲辰金太宗天會二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界之

夏得金書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絶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三月己酉朔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自是大怒

夏六月金人陷平州

平州都統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城中民猶不肯降金主召斡离不還下詔招撫闍母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秋七月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遼主延禧復渡河居于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而赦之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之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乙巳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二月至應州金將婁室獲之以歸

遼主延禧謀奔西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二月至應州新城東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秋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爲海濱王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离不分道入寇

初斡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离不遂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城粘沒喝爲左副元帥谷神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爲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爲六部路都統闍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斡离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廷結納張瑴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栂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栂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爲即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

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遂行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
代州遂進圍太原都巡檢使李翼力戰死焉粘沒喝遂進圍太原
孝純悉力固守
金斡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
金斡离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知燕山府蔡靖遣郭藥師及張
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
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离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
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斡离不既得藥師益知宋
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宋詔天下勤王帝傳位於太子太
子即位是爲欽宗

欽宗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丙午春[illegible]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正月戊辰金斡离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帥軍旅屯於黎陽河
北河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
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
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
騎兵方絶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
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已已何灌奔
還帝即下詔親征太上皇出奔亳州
金斡离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内帑及括借士
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質
壬申金人渡河遣使督諸勤王兵入援癸酉斡离不軍抵都城西
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疋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

故遣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鄭望之等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令執送童貫等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遂命李梲使金軍梲至斡离不盛兵南向坐梲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离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鎭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遣還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何灌力戰而死丙子李梲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誓書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幷持三鎭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徃金軍爲質以求成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罷李綱以謝金人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定議出兵約日舉事二月朔都統制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襲金營金候吏覺之斡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斡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已而太學生陳東請復用綱乃以爲京城防禦使更以肅王樞爲質于金康王構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斡离不引兵北去

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憤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离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戒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金粘没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先是粘没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内外不相通及聞斡离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没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道金兵入南北關粘没喝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旣過知威

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殺之進屯澤州

　呂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

　此虜所以歎無人也

金粘沒喝還雲中留軍圍太原

三月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師古种師中援三鎮師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离不至北鄙而還

　詔以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斡离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离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

　先是粘沒喝遣撒拇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遂

進退自如於是劉鞈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鞈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詔以復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卮言曰靖康之難李綱雖主於戰然亦未有必勝之策也勝則以爲綱功敗則以罪諸將史不無傳其溢焉要之金素強而宋積弱至是不可爲矣失在誅蔡京童貫之晚而用李綱之不早也

八月金粘沒喝斡离不復分道入寇

先是朝廷以肅王爲金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紿館伴邢倞曰金有耶律余覩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离不粘没喝執政以仲恭余覩皆遼貴戚重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感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覩使爲内應仲恭還見斡离不卽以蠟書獻之斡离不以聞於金主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粘没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以粘没喝爲左副元帥斡离不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没喝發雲中斡离不發保州

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

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斡离不止索

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没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鎭乃遣給事中王雲往使金軍許以三鎭賦入之數

九月金粘没喝陷太原金斡离不陷眞定

九月丙寅粘没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旣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死焉金分陷汾州知州張克戩力戰而死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斡离不戰于井陘敗績斡离不遂入天威軍犯眞定都鈐轄劉竧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竧自縊死知府李邈被執北去

冬十月金遣使來

十月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并究割三鎭體貌甚倨持其書于帝前曰陛下旣不割三鎭

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帝曰此乃奸人所爲也卑詞反復
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使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
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十一月金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析彥質師潰金人遂渡河陷
西京詔馮澥使金
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
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
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不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
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
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汝活女帥衆先渡孟
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王襄皆棄城走永安

軍鄭所悉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
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内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
監押朱昭力戰而敗城遂陷既而金將谷神以數萬騎陽爲出獵
奄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五月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敗績死之古軍潰
時李綱迎太上皇至京師五月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
姚古進軍相爲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
屯眞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
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
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
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等皆失期不至

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師中師中力戰而死諸軍無不奪氣
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
斬之安置古于廣州以綱爲兩河宣撫使

六月高麗稱藩於金金以保州畀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一依事遼之禮金遣高伯淑報之且以
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絶

秋七月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

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進次懷州造戰車
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促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
勝軍劉韐屯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
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于

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鎭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以黄
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
驚以爲金兵至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鎭至磁州州人殺雲

王雲固請康王構往使金乃詔雲副康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鎭
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康王由滑濬至磁
州守臣宗澤勸康王勿行州民遂執雲殺之知相州汪伯彦迎
康王至相州時斡离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復命耿南
仲如河北斡离不軍聶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行至絳絳人殺之
南仲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鄕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走
相州

金斡离不粘没喝圍京城要帝出盟

金斡离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乙酉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没喝攻陷懷州遂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

閏月金人要親王出盟遣馮澥曹輔以宗室住受盟金人不許

閏月馮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閏月壬辰朔澥至自金軍癸巳粘没喝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以障泥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蘷濋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之遝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士卒禁戰不能執兵諸道兵無至者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帝出城只須僕射何㮚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没喝以兵來逆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没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氷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甲寅大風自北起俄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丙辰郭京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城門急閉京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京城遂陷何㮚欲親率都

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
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没喝曰斡离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
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
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没喝軍奉
表請降

十一月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没喝遣蕭慶入尚書省檢視府庫符
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還宮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
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疋於是大括金銀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
御馬而下七千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宮
嬪赴池水死者甚衆遣聶陳過庭折彦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
北割地以畀金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復詔兩河民開門
出降民猶不肯凡累月止得石州

高宗建炎元年（金天會五 丁未）春正月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正月庚子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
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復如青
城粘没喝留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

金主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事劉彦宗請
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
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
上皇出城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

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
吏部侍郎李若水抱帝而哭金人叉遏上皇召皇后太子范瓊遂
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李若水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
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三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金人既立張邦昌爲皇帝號大楚斡离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
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
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等由鄭州去

史臣曰初斡离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
王之師有以乘之旣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忽李綱

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眞
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鎭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
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是時將相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
無可以繫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
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
術取敗吁可怪哉

王氏世貞曰自古夷狄之得志於中原者毋若金而金之所以得
志者則皆粘罕爲之也其速於取遼而緩於定宋皆有說遼蓋其
類也雖有城不善守而以野戰爲務故金得以其長而用之一再
勝之後而舉之如破竹朱之大漠而南長江而北其爲名城者數
百千其人不能戰而能守兵民之繁多盖百倍於遼而不已也金

之初起其女真腹心之衆不滿萬人益以渤海靺鞨雜部吏五之而已爾破大梁之後留兵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後分戍則有所不足懼其情之見而勢之屈也故盡輦宋之重寶百工士女以去而以其地輕棄之張邦昌劉豫而不之顧彼非誠棄中原也借其爲之力而捍宋也彼聚其衆兵於燕雲之際而遥爲之聲勢有警則分道而下用其國之衆而無所不攻事已則歛兵而歸委之中國之逆臣而無所不守俟其勢之定人心之稍安則加之罪而廢之而後江淮以北始晏然而爲金有矣粘罕之初策以西舉夏定關陜而後遣師渡江以追高宗其意謂夏可期月而下也舉夏則肘腋之患除定關陜則右臂之援絕粘罕不死宋之爲宋未可知也夫粘罕一小虜耳取燕下汴算無遺策涸宋之府庫而不與其富建策立太祖之冢嫡而其主不能奪使金之吳乞買得賢於宋之太宗噫孰謂胡無人哉

卮言曰遼金之興與石晉汴宋之亡蓋較若一轍云始契丹強而石晉弱也彼以中原餌楊光遠趙延壽使爲之効力卒以弊晉而爲遼至於俘晉主辱后妃括府庫收士馬以得志焉及女眞強而汴宋弱也亦以中原餌趙良嗣郭藥師使爲之効力卒以弊宋而爲金至於俘二帝辱后妃括府庫收士馬以得志焉前而劉淵之滅西晉後而蒙古之滅南宋大抵皆由於中國之不振也然遼之君賢於臣故君能滅晉而臣不能守德光旣死遼終不敢越燕雲而取尺寸之地金之臣才於君故臣任其勞而君享其成幹離不雖死而金猶與宋爲敵國興亡之幾豈不

以入哉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